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金壺本

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	吳高時	陸費達
監造	霖顯輯校	總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序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關尹子提要

關尹子一卷舊本題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真內傳稱終南樓觀爲尹喜故居則素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安時徐戴子禮始得本於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祕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卽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爲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然定爲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至濂謂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文峻潔而頗流於巧刻則所論皆當要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此本分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簪九藥九篇與濂所記合俞琬席上腐談稱舊有陳抱一註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堅註名曰闡元

今皆未見云

關尹子

失名

一字 守者道也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闢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元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元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元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元此非元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元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強或尙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

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

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買道于愚

二柱柱者建天地也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寬爲人金爲臆爲物

運而巳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刀刃不傷

人

曰夢中鑑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盍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簾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

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極者尊聖人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得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羽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且且去之且且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

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螳螂食蛇蛇食蛙蛙食螳螂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己時玉己時糞己時土己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斐斐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

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雖絲分事則縶布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符者精神魂魄也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歎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爲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

魂之游魄因之。魂畫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狂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作舍肝當

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爲木賊。有以不義沉者爲金賊。有以不禮沉者爲火賊。有以不智沉者爲水賊。有以不信沉者爲土賊。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寔爲賢。屬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

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彼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尙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

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九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九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蜣奚白。

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己有。或曰死己無。或曰死己亦有。亦無。或曰死己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

鑑者。心也。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

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我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遵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沉於爾。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

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稟。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歎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

非真。何況於識。識尙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元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

契道。

六七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獮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螭蛇，外炁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蟻，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

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烝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 金者化也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待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

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烝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烝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烝所爲而烝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行以烝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烝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

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蕭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鵲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簫 簫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

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 藥者雜治也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

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

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

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訕謗德己。不可以鄙猥才己。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

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舍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茅苴用之當桔梗茅苴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關尹子

後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授之玉笈瓊簡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厲洪以關尹子九篇洪每愛之誦之拜之藏之夫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簞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冷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欣若駕鸞鶴怒若鬪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縱擒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能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能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能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

年五月朔丹陽葛稚川後序